

卷一

書名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撰者 魏 何晏 集解, 宋 邢昺 疏
卷一
內容分類 經-四書-論語-宋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編號 A 376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376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一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學而第一

疏

正義曰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

語爲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爲當篇之小目其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爲義例或亦以類相從此篇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政在乎行德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磋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爲諸篇之先旣以學爲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爲政以下諸篇所次先儒不無意焉當篇各言其指此不煩說第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註

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

論語注疏解經目錄

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一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學而第一

疏

正義曰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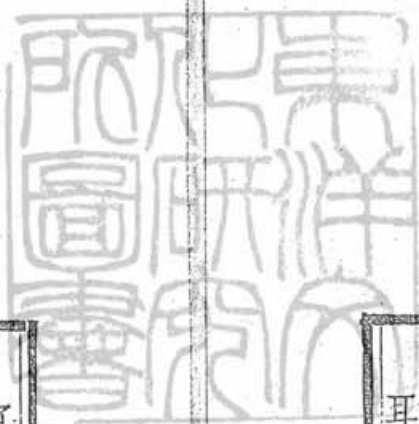
語爲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爲當篇之小目其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爲義例或亦以類相從此篇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政在乎行德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磋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爲諸篇之先旣以學爲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爲政以下諸篇所次先儒不無意焉當篇各言其指此不煩說第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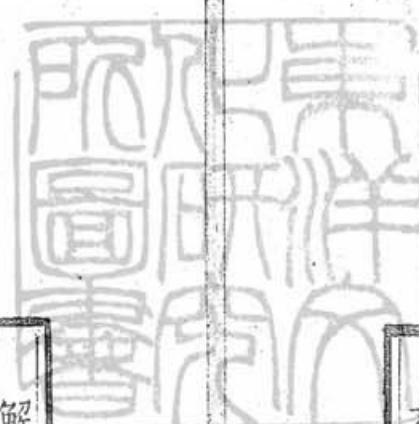
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

謂孔子也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
無廢業所以爲說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曰同門曰朋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凡有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
學爲君子也子者古人稱師曰子子男子之通稱此
言子者謂孔子也曰者說文云詞也從口乙聲亦象
口氣出也然則曰者發語詞也以此下是孔子之語
故以子曰冠之或言孔子曰者以記非一人各以意
載無義例也白虎通云學者覺也覺悟所未知也孔
子曰學者而能以時誦習其經業使無廢落不亦說
懌乎學業稍成能招朋友有同門之朋從遠方而來
與已講習不亦樂乎既有成德凡人不知而不怒之
不亦君子乎言誠君子也君子之行非一此其一行
耳故云亦也馬曰子者至說懌正義曰云子者男



子之通稱者經傳凡敵者相謂皆言吾子或直言子
稱師亦曰子是子者男子有德之通稱也云謂孔子
者嫌爲他師故辨之公羊傳曰子沈子曰何休云沈
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
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然則書傳直言子曰者皆
指孔子以其聖德著聞師範來世不須言其氏人盡
知之故也若其他傳受師說後人稱其先師之言則
以子冠氏上所以明其爲師也子公羊子子沈子之
類是也若非已師而稱他有德者則不以子冠氏上
直言某子若高子孟子之類是也云時者學者以時
誦習之者皇氏以爲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學記云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
成故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
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
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玄云春夏
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亦
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又文王世子云春誦
夏弦秋學禮冬讀書鄭玄云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

播時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
 順氣初功易也三曰中時學記云故君子之於學也
 藏焉脩焉息焉遊焉是日所習也言學者以此時
 誦習所學篇簡之文及禮樂之容日知其所以無
 忘其所能所以為說擇也譙周云說深而樂淺也一
 曰在內曰說在外曰樂言亦者凡外境適心則人心
 說樂可說可樂之事耳故云亦猶易云亦可醜也亦
 遠方來亦說樂之事耳故云亦猶易云亦可醜也亦
 可喜也包曰同門曰朋正義曰鄭玄注大司徒云
 同師曰朋同志曰友然則同門者同在師門以授學
 者也朋即羣黨之謂故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鄭玄
 注云羣謂同門朋友也此言有朋自遠方來者即學
 記云三年視敬業樂羣也同志謂同其心意所趣鄉
 也朋疏而友親朋來既樂友即可知故略不言也
 溫怒至不怒正義曰云凡人有有所不知君子不怒者
 其說有二一云古之學者為己已得先王之道舍章
 內映而他人不見不知而我不知也一云君子易事
 不求備於一人故為教誨之道若有人鈍根不能知



解者君子恕之
 而不愠怒也

有子曰子曰孔子弟子有若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

鮮矣鮮鮮少也上謂凡在已上者言孝弟之人必恭

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

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本本基也基立而後可

大成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先先能事父兄然後

仁道可大成有有子曰至之本與正義曰此章言孝

弟之行也弟子有若曰其為人也孝

於父母順於兄長而好陵犯凡在已上者少矣言孝

弟之人性必恭順故好欲犯其上者少也既不好犯

道德生焉恐人未知其本何謂故又言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禮讓謙退不敢質言故云與也孔子弟子有若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鄭玄曰魯人鮮少也正義曰釋詁云鮮罕也故得為少皇氏熊氏以為上謂君親犯謂犯顏諫爭今案注云上謂凡在已上者則皇氏熊氏違背注意其義恐非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

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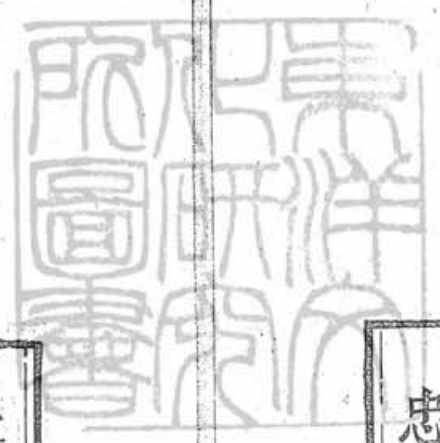
義曰此章論仁者必直言正色其若巧好其言語令善其顏色欲令人說愛之者少能有仁也

曾子曰

馬曰弟子曾參吾曰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

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言凡所傳之



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

曾子曰至習乎正義曰此章論曾子省身慎行

之事曾子曾參嘗曰吾每日三省察已身為人謀事而得無不盡忠心乎與朋友結交而得無不誠信乎凡所傳授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妄傳乎以謀貴盡忠朋友主信傳惡穿鑿故曾子省慎之馬曰弟子曾參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與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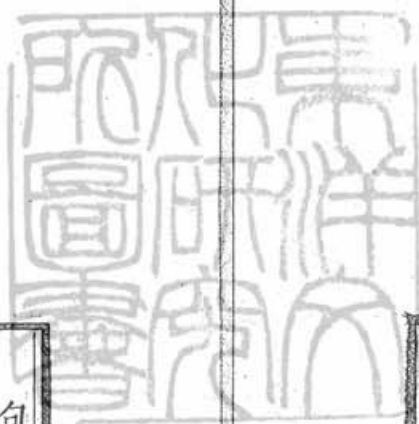
死於魯

子曰道千乘之國

馬曰道謂為之政教司馬法六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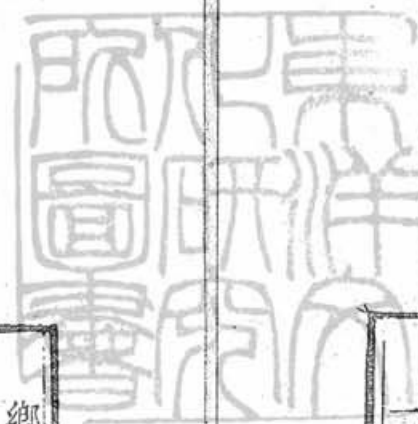
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草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

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敬事而信包曰爲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節用而愛人包曰節用不奢侈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使民以時包曰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子曰道千至使民以時正義曰此章論治大國之法也馬融以爲道謂爲之政教千乘之國爲公侯之國方五百里四百里者也言爲政教以治公侯之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省節財用不奢侈而愛養人民以爲國本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此其爲政治國之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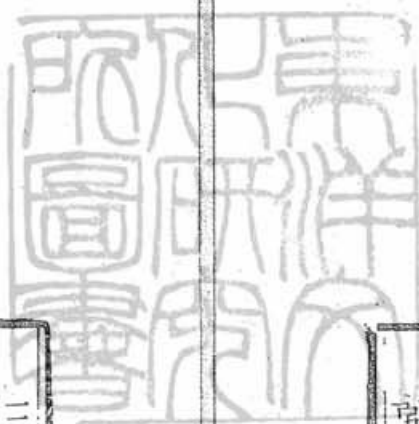
包氏以爲道治也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夏卽公侯殷周惟上公也餘同馬曰道至故兩存焉正義曰以下篇子口道之以政故云道謂爲之政教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此六尺曰步至成出草車一乘皆彼文也引之者以證千乘之國爲公侯之大國也云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者以成出一乘千乘故千成云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者以方百里者一爲方千里者百方三百里者三而九則爲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千里者九百謂九百乘也計千乘猶少百乘方百里者一也不以此方百里者一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廣十六里也半折之各長三百里將埤前三百里南西兩邊是方三百一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也方十六里者一爲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然躡割方百里者爲六分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

里者一百四十四又復破而埤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也云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也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者案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此千乘之國居地方三百二十六里有畸伯子男自方三百而下則莫能容之故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司馬注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一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周禮大司馬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頌閟宮云公車千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及坊記與此文皆與周禮不合者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爲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



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閟宮云公徒三萬者謂鄉之所出非千乘之衆也千乘者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車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依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一軍也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也包曰道治也者以治國之法不惟政教而已下文道之以德謂道德故易之但云道治也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者謂夏之公侯殷周上公之國也云古者井田方里爲井者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云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者此包以古之大國不過百里以百里賦千乘故計之每十井爲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爲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爲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地與乘數適相當故曰適千乘也云融依周禮包依王

制孟子者馬融依周禮大司徒文以為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以下也包氏依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也又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之制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包氏據此以為大國不過百里伯七十里周禮有方五百里四百里之封也馬氏言名包氏不言名者包氏避其父名也云義疑故兩存焉者以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為一代大典王制者漢文帝令博士所作孟子者鄒人也名軻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著書七篇亦命世亞聖之大才也今馬氏包氏各以為據難以質其是非莫敢去取於義有疑故兩存其說也包曰作事使民至奪農務正義曰云作事使民必以其時者謂築都邑城郭也以都邑者人之聚也國家之藩衛百姓之保障不固則敗不脩則壞故雖不臨寇必於農隙備其守禦無妨農務春秋莊二十九年左氏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註云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



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注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裁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若其門戶道橋城郭牆塹有所損壞則特隨壞時脩之故僖二十年左傳曰凡啓塞從時是也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職云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是皆重民之力而不妨奪農務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



馬曰文者古之遺文



子曰弟子

正義曰此章明人以德為本學為末男子後生為弟言為人弟與子者入事父兄則當孝與弟也出事公卿則當忠與順也弟順也入不言弟出不言忠者互文可知也下孔子云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孝經

云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是也謹而信者理兼出入言恭謹而誠信也汎愛衆者親仁者有仁德者則親而友之能行已上諸事仍有閒暇餘力則可以學先王之遺文若徒學其文而不能行上事則爲言非行僞也注言古之遺文者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是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

孔日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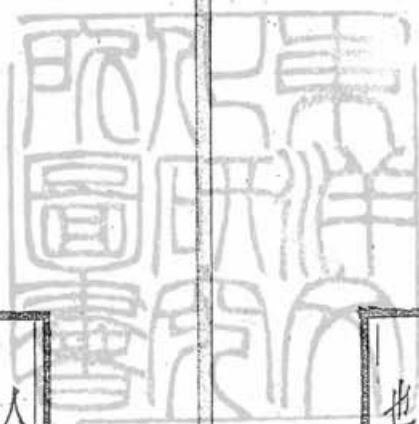
之心好賢則善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孔曰盡忠節不愛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

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曰至之學矣正義曰此章論生知美行之事賢賢易色者

上賢謂好尚之也下賢謂有德之人易改也色女人也女有姿色男子悅之故經傳之文通謂女人爲色



人多好色不好賢若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賢則善矣故曰賢賢易色也事父母能竭其力者謂小孝也言爲子事父雖未能不置但竭盡其力服其勤勞也事君能致其身者言爲臣事君雖未能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但致盡忠節不愛其身若童汪錡也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者謂與朋友結交雖不能切磋琢磨但言約而每有信也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言人生知行此四事雖曰未嘗從師伏膺學問然此爲人行之美矣雖學亦不是過故吾必謂之學矣孔曰子夏弟子卜商正義曰案史記仲尼弟子傳云卜商字子夏衛人也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既沒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孔曰固蔽也一曰

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鄭曰主親也

憚難也

子曰

至勿憚改正義曰此章勉人爲君子也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者其說有

二孔安國曰固蔽也言君子當須敦重若不敦重則無威嚴又當學先王之道以致博聞強識則不固蔽也一曰固謂堅固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道理也明須敦重也主忠信者主猶親也言凡所親狎皆須有忠信者也無友不如己者言無得以忠信不如己者爲友也過則勿憚改者勿無也憚猶難也言人誰無過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苟有過無得難於改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子曰慎終者喪盡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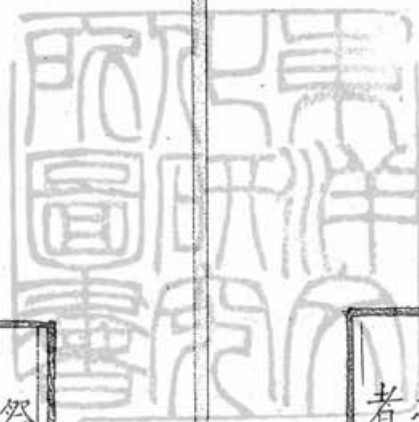
哀追遠者祭盡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

於厚也

曾子曰

至歸厚矣正義曰此章言民化君德也慎終者終謂父母之喪也以死者人之終故謂之終執親之喪禮須謹慎盡其哀也追遠

者遠謂親終既葬日月已遠也孝子感時念親追而



祭之盡其敬也民德歸厚矣者言君子行此慎終追遠二者民化其德皆歸厚矣言不偷薄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

抑與之與

子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

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

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子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

自與之

子禽至求之與正義曰

此章明夫子由其有德與聞國政之事子禽問於子貢曰夫

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者子禽疑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之政事故問子貢

曰此是孔子求於時君而得之與抑人君自願與夫子爲治與抑與皆語辭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者此子貢答辭也敦柔潤澤謂之溫行不犯物謂之良和從不逆謂之恭去奢從約謂之儉先人後己謂之讓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與聞國政他人則就君求之夫子則脩德人君自願與之爲治故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諸與皆語辭鄭曰至與之爲治正義曰云子禽弟子陳亢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者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云陳亢陳人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史記弟子傳云端木賜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云求而得之邪者邪未定之辭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孔曰父在子不得自

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可謂孝矣

孔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

改於父之道

子曰至謂孝矣正義曰此章論孝子

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觀其行者父沒可

以自專乃觀其行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

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馬曰

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

有子曰至可行也正義曰此章言禮樂爲用相須乃

美禮之用和爲貴者和謂樂也樂主和同故謂樂爲

和夫禮勝則離謂所居不和也故禮貴用和使不至

於離也先王之道斯爲美者斯此也言先王治民之

之美道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者由用也言每事小
大皆用禮而不以樂和之則其政有所不行也知和
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者言人知禮
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可行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

非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恥辱

也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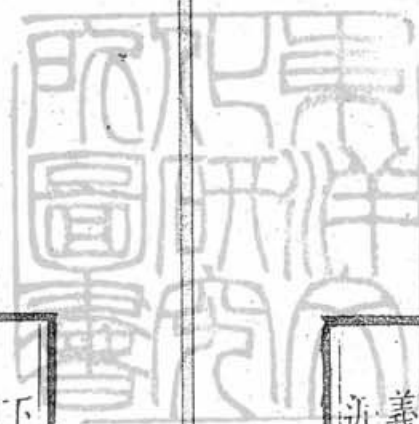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孔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

其親亦可宗敬

有子曰至可宗也正義曰此章明

之事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者復猶覆也人言不欺為
信於事合宜為義若為義事不必守信而信亦有非
義者也言雖非義以其言可反覆不欺故曰近義恭
近於禮遠恥辱也者恭惟卑異禮貴會時若異在牀



下是恭不合禮則非禮也恭雖非禮以其能遠恥辱
故曰近禮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者因親也所親不
失其親言義之與比也既能親仁比義不有所失則
有知人之鑒故可宗敬也言亦者人之善行可宗敬
者非一於其善行可宗之中此為一行耳故云亦也
義不必信信非義也正義曰云義不必信者若春
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是合
宜不必守信也云信非義也者史記尾生與女子期
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
柱而死是雖守信而非義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鄭曰學者之志有所

不暇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

已

孔曰敏疾也有道有道德者正謂問其是非

已

子曰君子至學也已正義曰此章述好學之事君子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者言學者之志樂道忘飢故不

暇求其安飽也敏於事而慎於言者敏疾也言當敏疾於所學事業則有成功說命曰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是也學有所得又當慎言說之就有道而正焉者有道謂有道德者正謂問其是非言學業有所未曉當就有道德之人正定其是之與非易文言曰問以辨之是也可謂好學也已者總結之也言能行在上諸事則可謂之為好學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

孔曰未

足多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鄭曰樂謂志於

道不以貧為憂苦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其斯之謂與

孔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

切磋琢磨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

來者

孔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

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

孔

子貢曰至來者正義曰此章言貧之與富皆當樂道自脩也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者乏財曰貧佞說為諂多財曰富傲逸為驕言人貧多佞說富多傲逸若能貧無諂佞富不驕逸子貢以為善故問夫子曰其德行何如子曰可也者此夫子答子貢也時子貢富志怠於學故發此問意謂不驕而為美德故孔子抑之云可也言未足多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者樂謂志於善道不以貧為憂苦好禮謂閑習禮容不以富而倦略此則勝於無諂無驕故云未若言不如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者子貢知師勵已故引詩以成之此衛風淇澳之篇美武公之德也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脩如玉石之見琢磨子貢言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其此能切磋琢磨之謂與

子曰賜也詩可與言詩已矣者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呼其名而然之告諸往而知來者此言可與言詩之意諸之也謂告之往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則知來者切磋琢磨所以可與言詩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疏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人也正義曰此章言人當責已而不責人凡人之情多輕易於知人而患人不知已故孔子抑之云我則不耳不患人之不已知但患已不能知人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一

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二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為政第二

疏

正義曰左傳曰學而後入政故入前篇也此篇所論孝敬信勇為政之德也聖

賢君子為政之人也故以為政冠於章首遂以名篇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疏

包曰

德者無為猶北辰之不移而眾星共之

疏

子曰至星共之正義

曰此章言為政之要為政以德者言為政之善莫若以德德者得也物得以生謂之德淳德不散無為化清則政善矣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者譬況也北極謂之北辰北辰常居其所而不移故眾星共

命吾流

卷之二

及三月